

端本

五冊之內

六長說文選
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以謂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一
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
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
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
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
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
此類也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
也

勤宣公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善曰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向曰令善也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

遠託異國音人所悲
善曰相子新論雍門周也幸遇也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也依依愁思也

昔者不遺
也依依愁思也

遠辱還答
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

踰骨肉
向曰慰誨謂慰勞也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善曰

自從初降以
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

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秋苦終日無覩但見異
類

善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韋韞異類四方夷狄也
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己者

韋韞
古

送蘇氏書

毛毳
川幕莫

以禦風雨
善曰說文曰韞臂衣也漢書董君

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歌

舉目言笑誰與為
善曰

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善曰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
善曰

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善曰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善曰

晨坐聽
善曰

之不見覺淚下嗟乎子卿
善曰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善曰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征絕域善曰先帝謂武帝也 翰曰作書時是漢 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善曰漢書武帝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

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

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巨輞引

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 良曰五將謂

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

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向曰師 出大漠善

之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居 旗追奔逐北善曰商君書曰戰勝

軍敗曰北賊敗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

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注曰驍勇也若

士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

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善曰呂氏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善曰呂氏

大任銑曰希少也 音謂此時功難堪矣善曰說文

勝也此堪是也名今傳常用濟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善曰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翰曰匈奴既 更練精兵

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王之形既不

相如而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

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疲兵再戰一以萬千然猶

河步勢又相懸絕遠也

文獻通考

扶乘創良痛決命爭首

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

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向口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死

傷積野餘不滿百

銑曰餘兵不滿百人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劍痛不堪戰也

然後振臂一呼

創病皆起舉刃

指虜胡馬奔走

翰曰虜謂匈奴奔走猶懼威也

兵盡矢窮人無尺

鐵猶復徒首奮呼

故爭為先登

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胃

良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向曰徒空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叫呼猶將先登而戰也

當此時也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

善曰血即淚也燕川子曰太子歆歆飲淚

濟曰飲血謂飲泣也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

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

善本無得字免耳

善曰賊臣謂管敬也

李陵傳云軍候管敬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云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

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還 銑同

善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

免

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向休公羊注曰

僅纒也 翰同善注如雲如雨言多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良曰高祖尚如此况當陵者豈容易而

致力也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

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

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 濟曰言陵之不死亦是罪也亦有所以

子卿視陵豈偷生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

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本有為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

其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

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昔范蠡不

殉會稽之恥曹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

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史記曰

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

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

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二北莊公懼乃以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

大台縣武書曰

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銑曰

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

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何圖志未立

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善曰漢書曰八公孫敖

子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此陵所以仰天推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末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

也昔蕭樊囚繫韓彭趙臨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

多空奔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

又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

惡樊噲會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
 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又曰彭越
 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
 泣曰願與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彼蜀
 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
 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殖肉醬也良同善注
鼂 五臣本 **錯受戮周魏見辜** 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
 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
 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
 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
 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
 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
 敬遂論嬰弃市 向曰同善注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善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
 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大言武書

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
 疎之以為長沙王傳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
 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堯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
 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
 聖未出其中者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 翰曰命
 名也言其名
 流播於時代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 律
使懷才受謗能不得 五臣本 **展彼二子之遐舉**
誰不為之痛心哉 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
 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
 功也 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
 天子疎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
 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
 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
 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
 誰不為之痛心哉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翰曰聞子之歸茅上十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

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向曰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馮驩鄉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而妙功害能之臣盡為萬

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何望哉且

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

也向曰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其矣而不為悔陵

雖孤恩漢亦負德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銑曰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

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五臣本能屈身

稽顙還向北闕翰曰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善曰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從持文墨於居臣上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

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於我為辨劉之事耶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相

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

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

光上官傑等銑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

勉事聖君足下翁子

無恙勿以為念

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方還及君

之無恙銑曰勅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翰曰翁子武努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

力自愛

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良曰云人絕路殊

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

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

益州刺史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有良文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

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試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

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司馬遷再拜言少

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

五百本

教以

順於獲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禮記曰儒有推賢而

意氣勤勤懇懇

五百本

教示按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遷為中書令

若望僕不相師而

用善本作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

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

我非敢
如此
僕雖罷五臣本驚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

風矣善曰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

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濟曰殘謂被

也遺風謂古賢人也也善曰言舉動必為欲益反損是善本有

獨鬱鬱邑而誰與善本作語善曰鬱鬱不通也楚辭

曰身為殘刑動見猜過本於益而諺曰銑曰諺言也古今

誰為去聲為之孰令聽之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

誰聽之乎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善曰呂氏春秋曰伯

子期曰善哉魏魏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

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首者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

期知其妙理則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察是無知音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

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吾其報智氏矣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

為知於己心者必盡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

其容今人不知我心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

和行若由吏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點耳善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

隨侯之珠下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紮書辭且答

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善曰往與我書書宜應

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

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

也 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答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
游也上天子 良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

各在 一方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之間 閑得竭志

意 善曰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問隙也 良曰少卿相見
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

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五臣本 迫季冬 善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

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向曰安為矣太子事囚於獄不
測謂生死不可知 僕又薄博 從止市 雍恐卒然

銑曰近季冬將刑也 僕又薄博 從止市 雍恐卒然

不可為諱 雍紆共反 善曰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難
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 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

濟曰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

舒憤懣 門以曉左右 善曰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
本 煩懣以盈肖 銑曰恐安死未

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

窮 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良曰長逝者死 請略陳
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

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
答書略陳固陋之志幸

勿以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 五臣本 也 善曰符信
為過 作府字 也 善曰

府聚 愛施者仁之端也 銑曰端 取與者義之表
也 善曰

也 翰曰取謂受惠 取辱者勇之決也 善曰勇士當於
與謂行德也 此而果決之

向曰受取辱者 立名者行之極也 善曰凡人能立志
是勇者之決性 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 五臣本作也字 濟曰言 故禍莫憐 於欲利悲
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

莫痛於傷心 善曰所可惜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
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良曰多

欲而求利者禍 行莫醜於辱先諾 莫大於宮刑
必至替痛也

報任少卿書

卷之七

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誦音堵。應劭曰：誦取也。說文：誦或作詢。火迫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誦。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誦。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誦取也。害人之取者，官刑為大也。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自謂也。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昔有者字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出令官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取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曰：雍渠，閹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閹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取之去。衛之陳也。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良曰：同善注寒心謂愧取也。同子參乘，衣絲變。

色自古而恥之。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也。諱故曰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子。豪矣。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具上矣。同善注：絲蓋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豈莫

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氣類不同，况據。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為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善曰：史記履紹曰：臣刀

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官豎無異。奈何得遺進賢士乎？為進也。豪俊，賢士也。僕賴先人緒業。善曰：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翰曰惟思效用譽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闕家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

之功濟曰斬前敵之將技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

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止史記

亦善本無常則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外廷

末議善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

引綱維善本無盡思慮良曰不以大夫之時舉綱

也善本無今已善本無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爾之

中善曰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詁訓以為闕茸劣也呂

道也隸僕也闕茸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麗除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

輕朝廷羞當代善本作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銑曰痛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之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

始終之理甚難預明良曰遷自言性行

翰曰惟思效用譽

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闕家

濟曰斬前敵之將技

向曰交游朋友

善本無

善本無

良曰不以大夫之時舉綱

善本無

翰曰伸舉也言我所

燕丹子夏扶曰

良曰遷自言性行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不羈不可繫也 向曰時無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 善曰服虔曰薄伎薄才也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

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 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為太史得進薄

才出入朝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 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

廷之中 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 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 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

父母曰不肖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 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 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 善曰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 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

天子也 媚愛也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 善曰夫語助也 夫 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 論語子曰有是

卒見刑割事之始終難明不然者也 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 翰曰謂同 為侍中官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異路 善曰太公 人皆有性趨舍不同顏曰趨所向也舍所廢也 向 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 未嘗

銜盃酒接舛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久自守奇

士 銑曰自守 奇節之士 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廉清 也言清不濫取 取與必有義也 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翰曰下謂 謙卑不爭 常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 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善 一國之中 推而為士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以奇矣 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 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 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 今舉事一不當 丁

反 銑曰謂陵事迫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降匈奴一不當者也 藥 善本亦作孽 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

以為媒謂蘊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 翰曰朝臣能全養

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構

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所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 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痛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王庭垂餌 音虎口 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

也垂餌猶 橫挑 徒鳥 疆胡仰億萬之師 善曰說文曰挑

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

致師北地高故曰仰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

謂遠望 師眾也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平聲 善

當 善曰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能自 氈裘 善本亦作旃 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善曰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

曰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 翰曰

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 氈

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 一國共攻而

圍之 良曰匈奴一國兵 轉鬪千里 良曰轉謂相

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不至 士卒死傷如積 子

然李 善本無 陵一呼勞軍士 五臣本 無不起 濟

士卒傷者為陵撫勞 躬自流涕沫 血飲泣更 臣

本無 張空拳 權善曰孟康曰沫音頰頰古沫字言流血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過半

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
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
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
屈拍不當言張陵時失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
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
口曰欬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冒**北**白刃**北嚮
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爭死敵者謂
許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謂
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壽曰善
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
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刺捷也
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後數日陵敗書聞
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後數日陵敗書聞
向曰聞奏於天子也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太
臣憂懼不知所出臣相也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但悼

都病也

誠欲效其款款之

愚

善曰款款忠實之貌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甘分少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

能得人之

善本無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翰曰味之甘

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而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

其當而報於漢

善曰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

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沃於天下矣

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

不得已

齊曰言其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

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所路

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

適會召問即

以此拍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睡解魚眡解柴之辭善曰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呂才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統遂下於理善曰漢書曰初上遣貳

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

為陵游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

能盡明說之而明拳拳辨之忠終不能自列善曰禮

王不曉察遷意也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貌因為誣

上卒從吏議善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翰曰有言以

家貧化具賂不足以自贖向曰法百金贖死交

游莫救視善本作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

石獨與法吏為伍對也深幽囹圄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濟

李陵既生降善本其家聲而僕又悔二

之替蝨室善曰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

今諸本作苜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蝨室故言下

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苜推也人勇切推置蝨室之

中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

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翰

有五臣本剖符丹書之功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

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僕之先五臣本非

報任少卿書

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也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

畜許流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

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二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善曰螻蟻蝓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濟曰遷

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二一毛不減其少命之

輕賤與螻蟻不殊蓋恨俗所輕之也而世俗善本作又不能與善本作

死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善曰與如也言時人以

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特以為智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

次比二字
餘本無

言遷之死代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素所自

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人固有一死死

也善無下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善曰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

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

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善曰理道理也

也其次不辱辭令善曰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屈

體受辱善曰體其次易服受辱善曰

其次關木索先被被義箠之

堯畫衣冠罪人服之是也

楚受辱

善曰漢書曰蓋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蓋與捶同以之答人同謂之蓋楚蓋皆杖木之名也

其次別

他毛髮嬰金鐵受

辱

善曰謂髡也齊曰剔毛髮其次毀飢膚斷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良曰

不勉勵也

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

傳謂禮也

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

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

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

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

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

故士

善本無

有畫地為牢

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

可對定計於鮮

善曰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

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者謂形勢不可入也

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

刻也鮮明也

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

善曰廣雅曰

暴肌膚受榜

善曰廣雅曰

行箠幽於圜牆之中

善曰廣雅曰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濟曰徒眾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眾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

息而以求自免

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

所謂彊顏耳渴足

然也

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為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且西伯伯

也拘於羗里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羗里王制曰李

斯相也具於善本亦五刑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

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即

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

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

答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

具具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先淮陰王

也受械於陳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

患之用陳平謀為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

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

也濟曰同善注陳猶編也言械編於身也彭越張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

食體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

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其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要之置刺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

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

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

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而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猶伏罪絳侯誅諸

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見李陵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

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向曰絳侯周勃也呂

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五臣本無關

三木善曰三木在項及手足也漢書曰竇嬰景帝時吳楚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握應劭漢書法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梏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開穿三木謂桎械枷也季布為

朱家鉗奴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

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廼髮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

魯宋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名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濟曰同善注灌夫受辱於居室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竇兩飲

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

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

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張具自且侯伺至日中蚡不來

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

際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

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痛觴夫怒乃嚙言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咕躡耳語蚡謂夫曰

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次

月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

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宮也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此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向曰此人謂上從西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

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

也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向曰勇怯彊弱皆形

勢也勢彊則勇形弱則怯此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裁

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云以稍陵遲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齊曰不能早曰

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既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之所以重施刑於五臣本大

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以

情五臣本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

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

母顧妻子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今僕不幸早失父

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

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言父母兄弟

勇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

不必為人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善曰言怯夫慕義

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良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潔力緦五臣本作

之辱哉善曰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緦擊也所以拘罪人

辱蓋欲成先業故未能死也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

不得已乎且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

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

郊凡人男而歸婢請之臧女而歸如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

文四十一 七十三

之醜稱也。翰曰：荆楊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殺者，兄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

所以隱忍苟活幽五臣本作於五臣本作糞土之中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善本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

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善本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

後世也善本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見於後世，文采事表見也。

古者富貴而名五臣本磨善本滅不可勝記，唯

凋儻非常之人稱焉善本。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

威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善本蓋之主五臣本作拘而演周

易善本。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諸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索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

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

伯所拘，韋昭曰：羑音西，蒼頡篇曰：演，引之也。良曰：演，廣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善

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善本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善本。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

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

諫，其辭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

作離騷歌，以善本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善本。立明著失明未詳。

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夫善本脚兵法修列善本。記曰：孫

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

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

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

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

韜車中，王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魏軍 濟曰刑斷足曰臙也 因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此時皆呼為孫臙修作列美也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

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

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

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

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

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

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道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

毒為舍人諫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

告嫪毒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

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蜀飲鴆而死 翰曰秦始

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韓非囚秦

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

觀狂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

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

報任少卿書

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

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

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以留而歸之此自遺患

也不加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

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

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

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

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

不見用而遭刑也 詩三百篇大底指賢聖 善本作發憤之

所為子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

此大雅之致而賢 爾雅曰底致也 向曰底致也言詩三百篇

聖發憤之所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

翰曰述往古興亡賢愚 乃作及字 如左丘無目孫子

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空字以自見

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

自見其志也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善曰論語子曰唯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

辭無能猶不才也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略文舊文謂先賢所傳而聞之也

考其行

五臣本無行字

事綜其終始

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

理其終始也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

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

上計軒

轅下至于茲

翰曰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

為十表本紀十二書

八章世家二十列傳七十凡百二十篇亦欲以

究天地

善本作人字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

草創

未就會遭此禍

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成遭此刑矣

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自

裁而死也

僕誠已

善本作以字

著此書藏之

善本作諸字

名山

良曰言當

時無聖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善曰其人謂與己同志者

也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邑也言冀傳大邑都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

償還也遷恥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以還於所負也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向曰

亦無悔恨矣

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善曰負累之下未易

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

銑曰且負忠義之

君則信也

僕以口

五臣本

語遇遭此禍

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

重逐為鄉里所戮善本無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

戮辱也以汚鳥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

無之字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其耳銑曰垢是以

賜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

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更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不

知所往憂而心迷也每念斯取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良

斯取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深

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

以通其狂惑善曰魯南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

人之戒也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吉沈凶今少

俯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俯焉

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五臣本僕私心刺

力割謬五臣本從乎向曰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自

彫琢曼音辭以自飾善曰如溥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

銑同善無益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祗善本

足取辱耳良曰耳要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翰曰遷自言及死後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

陋翰曰固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善曰漢書曰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

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憚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憚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冷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憚，乃作此書報之。濟曰：同善性，憚見發力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憚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言帝惡之，遂腰斬之。

憚材朽行

五臣作行朽

穢質無所成

音旨善曰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

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銑曰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翰

先人餘業謂憚父敬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遭遇時變以獲爵

位

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憚先聞知，霍氏伏誅，憚封為平通侯。向曰霍山霍雲謀反，憚覺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

憚以此**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足**

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爾雅曰督正也。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

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善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

思事之終始乃由隨俗中相毀譽也。濟注同。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

文過

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以

乎

默而息

善本亦作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爾志。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

故敢略陳其愚唯

君子察焉

向曰君子謂會宗

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

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輪。銑曰謂父敬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

列卿爵為通侯，撓領從官，與去賢聞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濟曰：撓，領羣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善曰：建，立也。言不能有所立，明正之道。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以宣布天子德化。

朝廷之遺忘，已負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

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善曰：曾子曰：君子不懷厚祿。安貴位不懷厚祿。

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良曰：變故，口語謂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曰：趙高欲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以法誅將軍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豈意

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善曰：無意，善本有。其字。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善曰：史記曰：陳平游道，口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向曰：游，無欲之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偷以全吾軀兮。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

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没世矣。良曰：沒，終也。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濟曰：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不意

當復用此

有五臣本

為譏議也

五臣本無也字 翰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

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臣本禁

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五臣

本無也字有時而既

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

初 銑曰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

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烹羊包羔斗酒自勞

良曰憚自謂也上言

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况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者炙包炙也

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

翰曰謂作樂也秦聲擊缶也

婦趙女也雅善鼓

琴

五臣本作琴字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呼嗚嗚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當歌也 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濟曰缶樂器陶土為之嗚嗚聲也

一頃豆落而為箕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種

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身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 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 臣贊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效節徒勞而無獲也 向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

良曰喻朝政亂也 銑曰箕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莖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

耳須富貴何時

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

五臣本作印字頓足起舞

向曰奮舉也 低印高下也

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知其不可也

銑曰樂之極也 事不可為但適性而已

憚幸有餘祿五臣本方五臣本

事不可為但適性而已

方五臣本

事不可為但適性而已

方五臣本

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

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此賈豎之事汚辱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

處惓親行之也或利則為汚辱之處下流之人眾毀濟曰賈賈賣也豎小人

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翰曰

雖雅知惓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而懷戰慄

有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推知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其求譽之故乃谷之

恐不能化民五臣本者卿五臣本大夫之意也明

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

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翰曰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

而責僕哉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

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

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頃者足下離舊土善

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五臣本舊壤子

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

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

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於今乃睹五臣本作子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遷也願子疆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各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夏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

論成血孝章書

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善曰公謂

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

殆盡

銳曰零落死也殆近也

惟

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善曰毛詩曰樂爾妻

謂策也湮沒謂喪亡也

單身獨立

齊曰無右臂月曰子言

孤

危愁若若使真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無

永

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恥之

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文選卷二十一

十一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
公取之翰曰齊相公也時相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
必救之不救則取弱也言曹公雄霸
比於相公欲使救盛憲於吳故云此
今孝章實丈夫之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
命不期於旦夕

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幽執五臣本作吾祖不當復論損

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

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良曰吾祖謂孔

子融是二十一代孫朱穆著絕交論幾時人澆薄於交道也

言今孝章有此因厄若不救之是公誠能馳一介之使

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濟曰一介謂單則孝

加咫尺之書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

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

使也長八寸曰咫尺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

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五臣本作也字向今之少年

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切善孝章朝曰平議也

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善曰戰國

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

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

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

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惟公匡復

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曰無術實須

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

珠玉無蹊胡而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

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齊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

不好也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持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

衍自齊往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

知國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翰曰同善注乃破齊

國威震嚮善本作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

駢善本作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

有北首音燕路者矣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今燕虛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濟曰向若郭

隗勤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首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至

乃得羣賢也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五臣本有

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字銑曰稱引謂

復云曹公崇厚招賢之義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

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也悉也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光武拜為大司

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

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亦

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蜀以為從軍

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

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

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資不從其

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

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曰同善注後為大司空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

五臣本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

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作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

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作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

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字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向曰同善注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地地名大叔號也

親職

愛惜倉庫

伯通以多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

五臣本

親職

善曰各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

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者皆為國耳

而為族滅

善曰言朱浮

而為族滅

善曰言朱浮

之計乎

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諧

朝廷之於伯通

恩亦

厚矣委以天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

於主上何不請天子關下自陳說所由起兵作逆為誅夷之事

子孫之親

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
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
石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
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

匹夫賸

證以母尚能致命

一食

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
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
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
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云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
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脯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
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
以一食而獲二死士賸母未詳
向曰匹夫賸母皆甲賸無
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食之惠尚能致命以報惠

也豈有身帶二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外叛者乎

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
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
專拜二千石以下鳩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
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

與影龍書

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鉞曰言寵身帶三
官絃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
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
而寵受天子厚恩
深義心生背叛也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

拜起何以為容

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
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

念之何以為心

翰曰言豈
不內愧也

引鏡窺影

景字
景字

以無以字施眉目

向曰窺見影也言其
引鏡見影豈不恥哉

功何以為人

鉞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
受王厚恩乃欲立功自建何以為人生於

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

古
鳴昌之逆謀

招破敗之重災

翰曰謂謀逆
必見破敗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

文選四十一

世

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伯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義國恩。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

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游 銑曰耿況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

命之俠游謙讓五臣本作議字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伯

伐以為功高天下。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良曰降挹臣伏也

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往時濟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斬而

還若以子之功善本有高字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

也。善曰白頭豕未詳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

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異今乃愚豕妄自比六國。善曰張晏漢書注曰

齊燕楚韓趙魏向曰時伯通自號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鄴士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鄴開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

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

郡幾城。齊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廣於六國時而為一家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怨此而反此猶河濱之

人。善本作捧土以塞孟嘗多見其不知量也善

民字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

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方

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劬立

名於世

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

而伯通獨中

風狂走自捐

盛時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先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漢之

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善曰東觀漢記曰浮

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更皆

怨浮勸寵止不應徵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諛虛也長為羣后惡法永為

功臣鑒

善本作

戒豈不誤哉

善曰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

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全有詳略矣翰曰寵為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

立功之臣指之以為見惡而戒身也實為設哉鑒見也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

前事自疑

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願留恩顧

老母少

五臣本

弟

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母幼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

凡舉

事無為親尊者所痛

良曰不義而死於親厚故痛之而為見讎者

所快

善曰漢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奴子密等三人因寵目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

解子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

城因以詣關封為不義侯濟曰後見誅斬為讎者所快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

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向曰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

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

善本作意奢說

事頗過

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放奢說事

得九月

二十日書善曰得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公事多念欲遠

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

工為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魚念使文帝為歡也辭多不可二三粗祖舉

大綱以當談笑歷曰一二漢中地形實有險固

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善曰左氏傳司馬矢曰四嶽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之嶽三塗山名彼有精甲

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作揮戟萬人善本作不

得進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而我軍過之若

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網古未足以喻其

易善曰漢書韓安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者曰縞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

言更易也兕猛獸也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者不敢拒戰也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善曰

義而疆其古人五臣本常有善曰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疆其弊必

速良曰不義謂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善曰尚書

逆也言逆臣常有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

載言其難也善注同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

先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

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

遷報任少

御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也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

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蟲蠱之政天兵神拊師徒無暴樵枝不臨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

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

斃婢袂反 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

所以喪亡苗有扈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有 我之所以

克彼之所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闞廛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紂與武 昔鬼方聳昧崇虎

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

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音孟津有再駕

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

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向曰鬼

方匈奴也聳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讒

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

歸是再駕 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焉

尚書曰天乃大命文命文王殪戎殷受厥命 銑曰殪一

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

也 未善本亦作焉字 有星流景集 旻奮善本亦作奮字 霆擊長

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

五臣本作焉字 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

兵長驅至齊 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 旻舉霆擊言疾速也

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向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 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

日影颺風奮舉捷勝也

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

在中才則

謂不然

善曰若中才守

雖有孫田墨黻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

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

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也檢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滑滑整言來書乃至以

為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滑滑整之道禽滑滑整之

辯無所救之又將

疑此理為不然也

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銑

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

王欲伐紂聞此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宮奇在虞晉

不加戎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晉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以宮之奇在

季梁五臣本

猶在疆楚控謀善曰左氏

朝而不加兵

隨使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

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

銑曰楚將伐

隨知季良在而

既不至眾賢奔紂

三國為墟明其

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暨至也眾賢謂上三仁及宮

之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

至此三國不用此眾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

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矣

且夫墨子

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
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
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
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
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
菴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
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
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為城以箸為城公輸之攻械已
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
而妙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
門善曰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
曰石門在漢中之西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並
在蜀
據八陣之列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
陣三曰牝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
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向
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兵法
騁奔牛之權善曰史
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
兵刃於角灌脂束韋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

與魏文帝書

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逐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
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畫以
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束韋韋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
城為穴夜縱牛出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
數
焉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
曰其言梁云何自云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向曰言張魯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
之權智何肯潰敗也
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
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
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上
於宋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墨翟之術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善曰左
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曰不敏
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也未之聞於前古

也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善曰孟子傳于髡曰昔王豹處

淇而西何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

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游睢

息惟渙者學藻績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虫以奉于宗廟御服焉

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綿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翰曰睢

為也士所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

子勝斐然之志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故頗奮文

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人是何

言歎善曰邵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宓宓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

以僕為西家愚夫邪銑曰頗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

辭皆情人所作是何言歎怪辭也夫駮驥垂耳於

善本有林字坳牧善本無鴻雀戢翼於汗音池善曰馬屈

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揚朱謂

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汗池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坳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汗池

也小水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殿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殿置之殿外殿

也善本無及其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翻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

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陵厲清浮

顧眄善本作盼字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

於六駮補善曰爾雅曰晨風鷗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

高善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向曰厲高也陵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駮乎晨風鷗也六駮馬名恐猶未

信丘言必大噓其略也洪白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

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太笑也翰曰丘虛噓笑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

肅謙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

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

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良同善注初孫策

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亦字

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

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

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禮辟策弟權胡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銑曰猶如也** 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 **孤懷**

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

此心君豈同哉 齊曰孤曹公自稱 **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 **以緣侵辱或起瑕釁** 善本字

心忿意 五臣作氣 **危用成大變** 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 **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

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呂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

盧縮嫌畏於已際英布憂迫於情漏此

事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

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二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縮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疾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縮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

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編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旁郡整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
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
家發兵反 銑同善注此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向曰將
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權也骨肉 兄弟也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

恨 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
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
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 翰

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今不屬
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奔舊 抑遏劉馥

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且道也 淮陰韓信也 抑遏劉馥

相厚亡益隆寧放 往方朱浮顯露之奏 善曰魏志曰劉
馥字元穎沛國

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
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

迎母寵遂反 濟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
伐吳而曹公常遏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

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
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

為曹公作書

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 無匿張勝貸改故之變 善
非乎奏謂進言於天子 張勝有故於胡靈結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 良曰張

勝燕王盧綰之臣也同前段善注結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
殺勝勝還報結前意結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

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匪

有陰構賁赫之告 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 固非燕
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王淮南之豐 向曰言非與盧 而忍絕王命明弃碩
結英布同事

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史記蘇
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

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翰曰王命謂天
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

諂佞之人所構作會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
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善曰戰國策曰曹參殺人人有
告曹參毋毋不信 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

須更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
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

而為之者多也。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五臣本無大字丈夫雄

心能無憤發。五臣作發憤。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濟曰辯佞之人相

示以禍難之理，動以辱恥。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按疆韓之名臣，竊為大

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

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

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

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

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

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雙。辟

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

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

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

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

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

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

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

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變寵

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

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

難也，忿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

孤心謂曹公之心。

齊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

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眾言。

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豐連推而行之。

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

通以為影接豐罪也。

相推而行行不肆也。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銑曰：暢通也。言我想

通孫權本心不願此。

事劉備有揚而成。

孤以善本字。

薄德位高任重幸。

蒙國朝將泰之運。

善曰往屬漢朝喪亂今幸將欲泰平也。

運會也。

蕩五臣本。

作湯字。

平天下懷集異類。

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良曰

湯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

懷德而來也。

喜得全功長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

異類謂夷狄。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援生際

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際親厚援比皆謂權也謂相接護也

向曰姻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

善本作苞字

藏禍心陰有

鄭武取胡之詐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

鄭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

心有此謀之詐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

翻然高舉遂自與我阻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

更申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二族俱榮流祚

後嗣良曰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齊曰雅素信

効勤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平生之懷三已上曰數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

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

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

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

銑曰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取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

翰曰江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敗也亦謬矣物謂軍資

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

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善曰言荆州之

五臣無取字

文四十二

五

五

士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也冀取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
子曰有侵若飢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向曰荆本
非吳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奔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
望益權國之地故曰正翼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孤也
冀望也

也 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
還之 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也何必荆州之上不復還我
哉 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

其志迷於臣子之 道不復還悔其心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

而誓朱鮪 榮美 君之負累 瑞 豈如二子是以至情

願聞德音 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
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父為亂遣使赦

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
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

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
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思小怨今

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 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
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以其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
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
猶美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 善本作
至字

九江貴欲觀湖 五臣本
無湖字 灤 上交反
又子小 之形定江濱

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
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
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

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切 濟曰譙國各載東也九江江

流有九也灤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
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將

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

故未肯迴情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
翰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

之君臣議者大為己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

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 然智者之

大聖五十一

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善曰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音者避

危於無形 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

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

麋鹿游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

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也 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伍子胥知吳王之

必云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已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

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未

形度未兆也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

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注 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王意怠也

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吳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

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 良曰四士君所據相計士

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

哉其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字 翰曰相計上地人力我豈

言能取也 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慎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

情巧 孝曰萬端 銑曰謂水戰之精巧 越為三軍吳曾不御漢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善曰左氏傳曰

氏傳曰

文選四十二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
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去
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
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
兵迎信遂虜豹而歸翰曰伐吳同善註 銑曰韓信同善
註 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
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
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
為之此不得盡言也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

五臣本似為威脅重敵人之心善本無之心二字 善曰重威
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
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 然

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
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
驕善本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代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

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
持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但明效古當自

圖之耳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昔淮南信左吳之

策善本有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

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隗囂歸天
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說囂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九泥東封函谷此萬世
之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
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懼徵今魚陽大郡兵為永多奈何為
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
應徵詳在前卷朱叔元書 銑曰同善注此 梁王不受

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

善本無 君少留意焉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表盜廼與

仁字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爰

央盜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既覺察前事思禍福也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善曰吳志
 曰張昭字子布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
以效赤心用復前
好 五臣本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
可觀 濟曰坦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
保安全之福 向曰謂不與兵甲也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
快哉 利二好俱修也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為曹公作書

人忍不 善本作不忍字 **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 善本作仁字

之賊大雅之人不 五臣無不字 **肯為此也** 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

潘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

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太雅謂君子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

更與 五臣本作以字 **從事取其後善** 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從

雅曰從行也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於朝

取其後善亦掩前惡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

焉 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 **聞**

荆楊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楊州漢 **皆言交州為**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

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齊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

早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銑曰謂吳兵損滅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

子不為

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偶此故以襲於人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

是故案兵守

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

虛心迴意

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上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

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

牽復之義

善註同 濟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引復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

濯鱗清流飛翼天衢

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

良時在茲即之而已

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昂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善本無 善曰典略曰質為朝歌長

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
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十八日善本無白季重無恙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向曰不善本無季重吳質字也恙善曰爾雅曰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涂路雖局官守有限

善曰善本無推曰局近也孟子曰吾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足下所理

善本善本無作善本無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

書問難以致見故善本無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

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彈棊

間設終以六博五日本作博弈善曰藝經曰棊正彈

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善曰藝經曰棊正彈一棊先補角世說曰彈棊出魏

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善曰藝經曰棊正彈向曰彈棊博弈並戲玩之事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馳

騁北場旅食南館善曰義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註

濟曰旅衆也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善曰義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註

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

同乘並載輿輪徐動五日本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

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

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足下

哀故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

之徒咸以為然

良曰足下謂

今果分別各在一方

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善曰司馬遷答任少遷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騰鳥賦曰化

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向曰每一念樂死生之事何時與實

言方今鞋賓紀時景風扇物

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

夏至則景風至

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

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

五曰本無駕字而有遊字

游北遵河曲

濟曰時駕車馬而為遊遊遵循也

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

之載之

良曰政口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各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也

節同時異

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翰曰時異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

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思為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

平行矣自愛不白

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也鄴鄴都也朝歌僻遠故云枉道行

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與

與吳所質書

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瑤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

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濟同善註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

善曰行猶且也

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往復也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

過之思何可支

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

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

雖書疏往返

五

作反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

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

琳應瑒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昔日游處昌行則連輿止則接

席何曾須臾相失向曰輿車駟也止坐也每至觴酌流行絲

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

自知樂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

自知謂百年已紀分去聲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

有可長何圖五臣無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

心良曰零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觀

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上也可復道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能以名節自

立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類例護拘鮮少

奇節獨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大斬切善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善曰論語子

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

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

下於夫子許由逐之箕山之下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

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貌偉長徐幹

字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

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

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同善注言此子之文為不朽也

德璉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善曰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良曰

德璉應瑒字斐然疆為之辭述作謂作文章也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

良可痛惜翰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良實也間者五臣本無者字歷覽諸子

之文對之技粉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善曰楚辭曰孤行吟

而技淚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終當於此孔璋章表殊健微為

繁富銑曰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

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

絕時人謂過於時人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

類翩翩美貌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仲宣獨善本作續字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與吳質書

善曰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典論

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翰曰

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昔伯牙絕絃

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

人之莫逮音代善曰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

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向

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子期死而伯

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諸子

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

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作自字一時之雋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

劉阮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才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濟曰言今

已不及徐陳諸子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五臣本無恐字吾與足下

不及見也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文選卷二十一

五

今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
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

端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善本無通夜不瞑

銘志意何時後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有言年已善本無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

更非一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躡書曰吾年已三十餘

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吾德不及之年

與之齊矣銑曰言德不及光以犬羊之質服虎豹

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善曰法言曰敢問質

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

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

子之位也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

與古所負書

日遊也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出入顧少壯真

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人思秉善本作

燭夜遊良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

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秉或作炳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感

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

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頃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

述造否善本作東望於邑裁書叙心善曰楚

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

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

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銑曰穎川長社人也餘同善註

魏文帝 五臣本無魏文帝三字

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善同濟註

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 晉之垂棘魯之

與 余 璠 附 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李平子卒陽

虎將以璠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良曰皆美玉名 價

越萬金貴重都城 善曰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

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

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翰曰 同善注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 有稱疇

昔流聲將來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向是以垂

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謂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與鍾大理書

號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銑曰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其璧

是為雙禽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

齊曰抗立也同下文 竊見玉書稱美 五臣本無美字 玉白如

截肪 方 黑壁純漆赤擬雞冠黃倅蒸栗 善曰王逸

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指在腰曰肪音方 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

譬比也雞冠雞憤也倅類也栗木實 側聞斯語未覩厥

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翰曰景明也言雖非君子然願觀美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

也然四寶逆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五臣本無也字

向曰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 求之曠年不遇厥

七卷四二

西來

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

飢渴待賢 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 近日南

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

卞會 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濟曰君侯謂絲也 玦帶飾

會合喜心 美玉為之也 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 會謂笑手同發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善曰未 是以令

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善曰荀氏家

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子文學 良曰仲茂時為子建先容 乃不忽遺

厚見周稱 善曰周稱謂絲書也 翰曰言絲乃不輕 鄴騎

遺我所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絲有書也 鄴騎

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善曰絲在鄴

津也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向曰謂騎使從

鄴都還到盟津 銑曰匣以盛玦者跪坐以開發其匣喜悅

情震駭 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

方爛其滿目 濟曰繩繫匣也 言繫繩去 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

之姿得覩希世之寶 良曰蒙暗也 暗鄙 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 翰曰一介單使也 連城謂十五城

秦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 既而無蘭生詭奪之

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

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

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

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

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

與璧俱碎於柱矣 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

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 言美觀則如昭王 嘉貺益腆

而欺奪之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 詭猶欺也 嘉貺益腆

湯敢不欽承 銑曰既賜腆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塵

厚欽敬也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塵

質不白

與揚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

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

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善曰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表

露路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

也雁鳥揚翰曰漢南荊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

也湖北 偉長擅名於青土八公幹振藻於海隅善曰徐

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八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

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向曰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善

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

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隋侯見大地傷

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良曰珠寶也 向曰言人

皆自以其才如玉也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

之今悉集茲國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

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絃 翰曰該遍頓下悉

盡也八絃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垂於八方

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韓詩外傳蓋齊

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持者六翮爾

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

多自謂能五臣本無能字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

反為狗者善本無也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

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夫鍾期

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

妄善本亦忘字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音聽

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世人善本有之字著述不能無病

僕常好人譏彈大其文有不善善本有者字應時改

定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嘗善本作常字

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若人辭

不為也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若人若此之人也翰曰言我以小才敬禮謂僕卿何

不過此人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銑曰語及前人曰卿猶今稱君也文之佳惡

五臣本作麗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日向

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

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

見也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

未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濟曰孔子文辭亦

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翰曰孔子制春秋之辨美惡則子

代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後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與

游子夏之徒莫能置一辭過此已蓋有南威之容乃

可以論於淑媛于戀有龍淵善本作泉字之利乃可以

議於善本作其字斷丁割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

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二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

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馮馬

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

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

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

可得論其文章也

好詆禮丁呼文章倚居搽石利病善曰摯虞文章

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詞大言也又曰倚偏引

也銑曰逮及也倚偏撫拾利善病惡也言偏拾人善惡

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

而服于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善曰魯連子曰齊

之辯者曰田巴辯

於相立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于人有徐劫

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

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

帝曰內杜忠臣之口濟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毀也

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

相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

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云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

之真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鳥音人皆惡之

田巴於是杜口易

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

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無歎字息乎善曰毛萇詩傳曰息

止也翰曰劉季緒

詆訶之辭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

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

人各有好尚

蘭茝待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息之

夫善曰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良曰蘭茝孫蕙皆香草

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

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共五臣本無共字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善曰樂動聲儀

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

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

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眾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病必不可采於風雅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五

章作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

壯夫不為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為即然郎位執戟而侍也東方朔荅客難曰官不遇侍

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銑曰章明也吾雖薄德善本作德薄位

為蕃侯猶庶幾勦力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

之業流善本作留字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勦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

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豈

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勳績皆功也若

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則建功業之志是吾道不行則

五臣本無則字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善曰班固

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向曰庶眾也植將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

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

上卷五十二

七

以傳之於同好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曰

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

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持鮑子之知我翰曰要約皓

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植白

與吳季重書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在

彌日善曰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向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雖讌善本飲

其於別遠會稀五臣猶不盡其勞

與楊德祖書

積也若夫五臣本觴酌陵波於前簫韶五臣本

發音於後足下作使字鷹揚其體鳳觀去聲善本虎視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

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鳳觀言有和容也虎視謂

有威儀也謂蕭曹不足倚五臣本衛霍不足侔也良

侔等也蕭何曹參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左顧右盼謂

若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

爵慈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

無人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爵翰曰前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質

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當門而開口大爵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託也當

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

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又

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向曰雲夢澤各泗水各梓木各

善曰莊子溥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往焉而不滿取

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盃而江河不能實

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卮酒盃中然日不我與

曜靈急節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善曰左氏傳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

臧遷閼伯于商丘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

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良曰面謂

相見日也逸禍也參商二星各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

光景之速別離則思欲五臣本抑六龍之首頓羲和

之轡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今羲和弭節兮翰曰抑止頓下山六龍日車也

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作良又無緣四字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

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

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又曰仲

長子昌言曰濛濛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良曰若

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去閉濛汜之谷

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懷戀反側如何如

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

若春榮瀏若清風善曰荅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

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也申詠反覆曠若復

善曰蕭蕭兮銑曰訊問也擘盛美貌

與吳季子書

面濟曰曠遠也復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

申詠之也善曰所治謂朝歌也良曰可令憲許事

小史善本作諷而誦之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

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善曰論語子曰堯舜

家有子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

而無貴矣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

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墨

好妓而正善本無而值墨氏善本作迴車之縣

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

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有之矣未有

不求而自善本無得者五臣本也善曰法言曰學者

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善曰呂氏春

且改轍易五臣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

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

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

善也

善也

善也

善也

善也

善也

善也

善也

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質勉之也適對嘉賓

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

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荅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對喻之綢繆乎

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

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遷也力也奉

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言如觀山斗東嶽而知衆

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

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善本無也字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予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

故曰倚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
舉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
縣之時山念宴樂之事惘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
之美倚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貌倚頓古之
巨富也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五臣本檻

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檻

玉堂有曰矣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有玄武闕解朝曰歷金門上

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伏憑也檻檻鈎欄也言憑鈎欄於

前殿以遊也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思列反濟曰替

不知威儀戲笑談弄雖侍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

言辭過度漏洩而出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

燿五臣本穎之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

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

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

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

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恃其末見

而已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媿慙也深蒙薛

毛遂同善注及到楚遂為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

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爰三窟之效善曰戰國策

馮者貧乏不能自有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

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

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單何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

因燒其券人彌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

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以之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

有毀孟嘗君於潛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

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

兔有三窟免其死日今君有一木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

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惠王

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願

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

宗廟於薛朝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

薛餘同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求之

善註

美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

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

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

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

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生贏上坐不

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

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

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

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

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凡此數

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懷眷而惰緣一邑者

也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

謂之未究欲善本無傾海為酒井山為肴伐竹

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

壯觀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

其殆庶幾乎濟曰究盡也翰曰此並疊植書文

之志實在所天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敬之意非獨君也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銑曰縣

言善曰仲父仲尼也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對清

酤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酤

清酤酒也抑止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使西施出帷嫫

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摸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折足之所保也善曰戒

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

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

自言待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

卷東何王書

文選卷之二

十七

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
復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

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箏發徽二

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進奏進

也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作右善曰

煇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鼓也濟曰耳嘈嘈於五臣本無

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謂可北

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

況權備夫何足視乎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

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若

箭鏃也大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貢越裳獻白

唯重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各權孫權備劉備言音

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懾震懼也楛矢箭也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思英瑋寶賦頌之宗作者

之師表善本無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

乃誦誦子建所賜表字也頌之首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

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善曰左氏傳

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

賦草蟲伯有賦鷄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

子太賦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銑曰同

善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濟曰言無文又所答賦

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

曰赧良曰賦賜也答所賜

言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

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善本作吏字

之有乎

善曰毛詩

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丈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答植書文可令意事小史諷而誦之者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側

隱之恩形乎文墨

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

於自然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

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

與民式歌且舞

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

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父也雖無德以與下人用

歌且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

儒墨不同固

五臣本作因字

以矣

濟曰儒道尚樂墨子非樂不同亦以父也

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

名

善曰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縣小不足為揚名

步

東阿王書

武之間不足以騁跡

五臣本作可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

註曰武跡也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

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改職大任將何以用之力也

改職大任將何以用之力也

今處

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猴之勢而望其巧捷

之能者

五臣本無者字

也

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

無所肆其能也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濟曰致後檻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

不勝見

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

銑曰恤憂也

吳質白

與蒲公琰書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註曰蒲籠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

事不得往故
為報翰註同

璩其白昨者不遺猥見何照臨向曰言炳雖昔侯

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善曰

侯贏也已見同卷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

曰今饒為不道保於逆旅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贏納無

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外嘉郎君謙下去

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

之德內幸頑才見何誠知己也銳曰嘉善也郎君謂炳

見我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龍也頑才蒙自謂也言炳

為大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作踴躍情

有無量炳相過也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宣命

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宜陽晝喻於詹何揚

我教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琰

倩說於范武善曰說范曰安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

錯餽迎而吸之者揚鱖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云若存若

食若不食者鮐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揚鱖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

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

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

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

所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

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

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

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士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

以不用也范武未詳翰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

故使鮮魚

故使鮮魚

故使鮮魚

故使鮮魚

出自善本作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曰芳旨美繁

祖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寶羽觴兮漢

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勝爵鄭玄曰今文勝多作騰銑曰俎几也言繁牙曠高

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牙曠侍

徽義渠哀激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

子註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

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樂

官也徽調也義渠國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

各其樂哀也激重也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善曰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

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

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

刺史候君霑醉時突入見遵毋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毋迺令後閣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

良同善註同產謂姊也駒就駕意不宣展

善曰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

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

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翰曰驪駒

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追惟

耿介迄于明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

發不寐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盡情

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

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

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

使來也夫漳

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善曰伯陽即老子

也詩曰率彼曠野

良曰伯陽謂老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翰曰文綵

子廟曠遠也流而不反乎

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諸子

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

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

也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

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

也

也

也

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傳註曰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善曰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得志之貌也因白不悉璩白善曰何

與侍郎曹長思書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

因閣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善曰良

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闈閣有女如荼闈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王

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

有萬里之望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自穎考陳國人

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薄援助者

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善曰栢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

聖之才聞一知十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斂翼栖於故枝

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

亦已矣矣銑沒黯樂在郎署何武取為宰相子

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善曰漢書曰沒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

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濟曰言千載思度

其事知沒有所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善曰漢

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

巷而門多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善曰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

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翰曰同善注才劣仲舒無下帷之

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

士下帷講習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向曰璩自言才

劣仲舒銑曰璩言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

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清淡而已有

似周黨之過平閑子善曰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

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

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濟曰机案也榻床也良曰幸

遇也袁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跣足也玉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夫皮朽者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以此者

毛落川涸者魚逝

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翰曰逝謂死也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歎豈有恨哉

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

豈可悵恨哉聊與大弟陳其古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想

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濟

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前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良曰礫石也處涼臺而

有鬱蒸之煩浴寒永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

泉亦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

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鄭玄曰言

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

鶴立於闕里善曰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

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

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

後代道場又稱寺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

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

望也闕天子闕也里問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銑曰在於精誠知恤下民善本作躬

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

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昔夏禹之

解居陽盱 從曰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

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

蓋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

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

辭未終而雨已滂沛 桑山之林能興雲雨今者雲重五臣積而復散雨垂

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且及

膚翦爪宜侵肌乎善曰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

髮斷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鄒音鄺 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信用心苦切也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

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善曰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

齊莊曰昔周亂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

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想

之應故以書起發其章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風伯埽涂善本作雨途字

與從弟書

師灑道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灑道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向曰

酌彼春酒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接此春酒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

武茅茨涼過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大夏五臣本作夏善曰禮記曰堂上

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過大夏之室也

扶五臣本作寸肴脩味踰方

丈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逍遙陂塘之上吟

詠苑蘇鬱柳之下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濟曰陂塘池水也苑猶茂

也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善曰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春

也

蘭兮秋菊毛萋詩傳曰崇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脚
逍遙以相侔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
使之還却也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
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
戈下

高雲之鳥餌 出深淵之魚蒲且 讚善便嫗

緣一稱妙何其樂哉雖仁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

遁於京臺無以過也 善曰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

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注

曰吾聞京臺者南望嶺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

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翰曰

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嫗古之善釣者

我之所美遁游也韶舜樂名故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云虞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善曰漢書曰栢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
物不好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良同善註 來

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躑躅塵 善曰晏子
春秋曰景

懷從承書

公欲更安子之宅近市湫隘 思樂汶上每 善本無 發

於 五臣本 寤寐 善同銑註 銑曰瓌思隱逸不離寤寐也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 昔伊尹輟耕野

質 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 善曰孟

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

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鄧曄字

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曄即去從次都止漁

釣甚娛留數十日曄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
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
曄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 向曰同善
註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令出其難也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 五臣本 緡 於丹

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完谷丹水所

出完音管 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

然山父不貪天

地

五臣本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善曰

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

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

以貪天下也孟子曹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翰曰山父

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

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

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 前者邑人念弟無已 良曰鄉

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 念其才 故令 善本無 州郡崇禮師官 善本作 授邑

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

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

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

遲也 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之師教授鄉邑

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 且官無金

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

善曰漢書金日磾贊

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曰夷狄云國羈虜漢

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

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七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

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

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

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

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

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向曰金金日

磾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

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

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

好景无边

110X
21
5